

行發店書活生



劇 幕 獨
著 一 爲 王

傳 宣

宣 傳

(獨幕劇)

王 爲 一 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

宣 傳

(獨幕劇)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王 為 一

發 行 人 徐 昕

發 行 所

生 活 書 店

重慶 桂林 上海 香港 西安
昆明 成都 長沙 蘭州 貴陽
南昌 金華 福州 汕頭 宜昌
洛陽 長治 立煌 迪化 星島

印 刷 所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四 月 初 版

宣
傳（獨幕劇）

人物：

魯隊長

楊小姐

小弟

根寶

老奶奶

大嬸

王村長

秀才老爺

連長

士兵總得標

小三

小姑娘

農民甲

農民乙

農民丙

年老的農民

男隊員高

男隊員乙

女隊員^A

其他男女隊員數人

農民許業

畫中人物：

李永生

永生老婆

鬼子A

鬼子B

歌聲——『軍民合作』。

幕啓，一隊宣傳工作者 六七個青年男女正興奮地站在斜坡上唱着。農民們男女老幼的圍了一大羣，都張了一張笨嘴，呆呆地像是聽得很有興趣似的，有的還在聽着歌譜哩！

人們從平地上一直擠到上堤岸去的斜坡上，在這斜坡的高處，右邊長着一叢挺直的蘆葦，左邊站着一棵粗短的老樹，樹枝密密地伸展開來，好多黃葉也像婆娑蕩漾似的，飄着飄着擠到人群裏去了。滾滾的長江，就橫在這堤岸下，夕陽的餘輝映紅了兩岸的天

邊。

歌唱完了，農民們雜亂地說着：

「好！」

「真好聽，再唱一遍！」

「先生們再唱一遍給我們聽！」

「對了，再唱一遍！」

（大家嘻嘻哈哈的要求着。）

魯：我們已經唱了好幾遍了，老是說我們唱是模不會的，現在該輪到你領唱了。

農民們：「我們唱的不好。」

「我們還沒有唱會哩！」

「唱得不好多難爲情呀！」（女孩子也講話了。）

小弟：讓先生們再唱一遍，我們就準唱，大家說好不好？

農民們：『好！』

魯：這不行，不行，你們不能賴，剛才要你們大家合起來唱一遍，你們都怕羞，怕唱不好，不肯唱，一定要我們再先唱一遍，然後你們才唱，好了，我們已經唱了，現在還要我們唱？這怎麼行，來來來，大家來試一下，我相信你們唱起來是準不錯的。楊，你來指揮他們唱。還有誰看懂的可以要一張看看。

（許多人都舉起手來嚷着要歌譜，魯給了他們，孩子們也都吵着要歌譜，魯沒給。）

魯：這個你們看不懂的；回頭給你們看畫。好麼？

（孩子們沒趣地跑到人羣裏去了，這時候農民們有的拉着先生們在問字，有的在學着唱，有的還在爭論着該怎樣唱該那樣唱的，於是亂哄哄的變成一片，楊毫不關心的站在一邊聽着。）

魯：楊，你怎麼儘聽着不叫他們唱呀！

楊：

（勉強提起精神來）好了，大家不要講話了，跟我喊一二三四，喊到四的時候，你們就跟著一齊唱起來，要唱得非常整齊，還要唱得有勁兒，唱數第一要緊的是整齊，整齊了才好聽，懂嗎？

（沒有回答，大家祇呆呆地望着楊。）

魯：

怎麼你們大家不開口呀！剛才這楊先生講的話，大家聽懂了沒有？要是聽懂了大家應當答應一聲：『懂了！』懂不懂？

農民們：

（一起答應）『懂了！』

（女人們都吃吃地笑了。）

楊：

（稍稍地聲地）有什麼好笑？預備，一！二！三！四！

（祇有一二個人像冒險似的唱出來了，既不整齊又不正確，因為很多人都沒有唱，這二三個唱的人終於祇唱了二三個音也就收住了口，不好意思唱下去了。）

魯：這不行，要大家一齊唱才對，唱得不好不要緊，多練練就唱得好了，大家好

好兒的把這個『軍民合作』的歌唱會了，我們就請圖書給你們聽，我們有好
多好多很好看的畫，有日本鬼子怎樣欺侮我們中國老百姓的畫，有老百姓怎
樣幫助軍隊打東洋鬼子的畫……

根寶：我們先看畫，後唱歌。

農民們：『對了，先看畫後唱歌！』

（楊大爲洩氣，不耐煩的站一邊去了。）

魯：這可辦不到，一定要大家先唱了歌，然後給你們看看，難道你們不高興唱歌
麼？還是這個歌不好聽？（假裝生氣的樣子）

（大家呆住了，一個個小的潑戲。）

小弟：（挺身而出，儼然領袖的）不是不高興唱，也不是這個歌不好聽，實在是

因爲剛才那個女先生化了那麼大的力氣教我們唱，可是我們笨，學不會，唱

起來一定不整齊，不好聽，怕你們先生。

農民們：

（啞笑地）「對了，對了！」

魯：

那兒話？你們唱得不好，不是你們笨，是我們教得不好，我們那還好意思笑你們？好了，現在大家放大膽子來唱一遍，唱了一遍，回頭看完了我再唱，

好不好？

農民們：

「好！」

魯：

楊！過來指揮。

楊：

（走過來，洩氣地。）預備——

魯：

楊！（輕輕地，是鼓勵她的意思。）

小弟：

好，大家都得唱，都得唱，不唱的是王八旦。（向根寶）噯，根寶，你也得唱，得好好兒唱。

根寶：

（不服地）你自個兒跟我好好地唱得了。

小弟： 我要比你……

楊： （生氣了）預備！

魯： 楊！（是阻止她的意思）

楊： （還他一眼）一——二——三——四——

（農民們唱是全唱了，可是出口的聲音不一致，調門兒的高低也不一致，或大聲嚷的，或小聲哼的，近乎私塾裏的學生在唸書似的，楊無法指揮。只好望着他們生氣。有一二個農民尋到這聲音的地方來了，魯過去發歌譜給他們，孩子們又搶到魯跟前要歌譜，魯把僅剩的一張給了一個孩子，其他幾個孩子就向那孩子爭奪，結果是扭成一團廝打，一二個較小的孩子給打着哇哇的哭了。接着大婦兒一邊大聲兒叫着（一邊兒走來）

大婦： 根寶——根寶——

根寶： （從人羣裏擠出來）噯——

大嬸： 回家燒晚飯去——

根寶： 我在唱歌哩！媽，你自己燒吧——

大嬸： 死了頭，回來不揍死你才怪哩！（氣忿忿的下去了）

魯： （也實在聽不下去了，暗示其他同志一齊拍手。）好，唱好了，唱得真好！

（大家便陸陸續續的停下來，祇有小弟還是聚精會神的大聲地唱着，可唱得一點也不入調門。）

根寶： 人家都唱完了，你還唱？

小弟： 人家唱完了管我屁事，我還沒唱完哩！（還唱）

（根寶狠狠的打了他一下，引得大家都笑了。）

魯： 你們看，剛才要你們唱，你們偏不肯唱，現在唱了，不也唱得不錯嗎？

老農民： 我看簡直是錯得太狠了，這那裏是唱什麼洋歌？你喊你的，他叫他的，一場

鬧噱，亂七八糟。

●：老先生，這不是什麼洋歌，是中國的新歌。

●農民：唔，唔，是中國的新歌。

●：（向大家）這種很多人在一起唱的歌最要緊的是整齊，整齊了才好聽，這好像很多人在一起做一件大事情一樣，要大家齊了心才能做得好，回頭我們再在一起多練幾遍就行了，現在我們先講畫給你們聽。

（隊員們正在展開一幅抗戰形勢圖，而農民們尤其是孩子們早已聽了哄，擠到畫前去了。）

●：大家別擠，別擠呀！都有得看的。現在先看這幅畫，這幅畫是講現在我們打仗打得怎麼樣了？我們中國軍隊跟日本鬼子現在在些什麼地方打仗？日本鬼子會不會打到這個村子裏來？你們的房子，殺了你們一家子，還搶了你們養着活命的田地？你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曉得現在打仗的情形，要不然鬼子從你們村子後面打進來，你們這一點兒也沒知道，那還用你們活的？好，

我現在請這位高先生來講給你們聽，他知道得很詳細，你們有聽不懂的或是不清楚的，可以隨便問我們那一個人都行，我們都極願意告訴你們的。

高：請大家走近些，好看得清楚點兒。（大家又起哄擁上前去）慢慢兒，不要擠！

（正在擠的富兒，小弟拉着根寶從人群中擠出來。）

根寶：幹什麼拉着我，人家要看書哩！（撇開小弟的手，又要往人羣裏鑽。）

小弟：（攔住她）我們到那邊練唱歌去不好麼？

根寶同意地笑了，兩人便到一邊練唱歌去。此時高已經開始在輕輕地講解地圖。魯走到小桌前，正想倒茶，那邊小弟和根寶因為爭先唱歌鬥起嘴來了，小弟氣憤憤的奔到魯跟前。）

小弟：先生，這個歌是不是我們男人先唱，後來女人跟上來唱的？

魯：是的。

小弟：這個女人就變搶着先唱，要我們男人後唱，我可不答應。

根寶：先生，先生……

魯：這個歌是男的先唱，女的跟上來的。

（根寶不悅，一扭身的往一邊下去了。）

小弟：喂，根寶！根寶——（追著下）

（魯看着覺得很有趣，正要轉身到桌邊去，楊在他身後喊住他。）

楊：魯德！

魯：（回頭見楊不愉快的臉色）怎麼，不愛喝茶嗎？

楊：我告訴你，我想回去了。

魯：又有什麼不高興了麼，楊？

楊：這種工作實在引不起我一點興趣。

魯：才開始來參加工作，就已經感到不耐煩了麼？

楊：你瞧，教這輩鄉下人唱歌，連嗓子都教啞了，他們可唱成個什麼樣子？真是

魯：一場糊塗，亂七八糟。這些鄉下人只配唱唱那些下流的山歌。

魯：是的，教鄉下人唱歌，本來是件很艱苦的工作，很容易叫人不耐煩的；好吧，鄉下人非常歡喜聽故事，回頭你就講故事給他們聽吧！（欲走開）

楊：（感到魯的冷淡）我也不願講什麼故事。（生氣地向反方向走上幾步）

魯：（嚴肅地）那麼你在這團體裏願意幹那一樣工作呢？

楊：（返身見魯的神態，不服地。）那一樣工作也不願意幹，（惡意的一鞠躬）我向你隊長辭職。

魯：（趨前，誠意地。）瞧，又發小姐脾氣了，本來在出發之前，我原估量你是不能到戰區來工作的，你却偏要加入我們的團體跟着要來，這兒離前線只有六七十里路，不是隨便好玩兒的，當時我還很嚴重的問你有沒有決心，你是怎麼回答我的？

楊：（乾脆地）我說有。

魯：我要你對工作不許厭倦，你又是怎麼回答我的？

楊：我說非但不厭倦，而且一定很努力。

魯：是啊，可是現在呢？

楊：現在我要收回一切曾答應過你的話。

魯：爲什麼？

楊：因爲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我當時所理想的。

魯：那當然囉，理想往往跟事實差得很遠的，我們只有努力加強我們的工作，才

有能使事實走近我們的理想去。

（這時候農民們已經在賽前散開了，三三兩兩地，有的在跟宣傳員談話，的有着地圖指手劃腳的詢問着宣傳員；有的拿着歌譜在學唱。）

楊：工作，工作，你愈加強你的工作，那跟我的理想可愈差得遠了，我加入這個

團體，老實說完全是自私的，我可以忍受一切像我鄉下人唱歌那樣不耐煩的

工作，但是我理想我至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跟你在一起！

魯：難道說現在在事實不是這樣麼？我們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楊：可是這跟我和團體裏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有什麼分別呢？

魯：是的，正因為是在一個團體裏，我們跟其他的隊員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你我倆在私生活上也就不能有什麼例外的行動，楊，現在什麼都不比從前了。

楊：（有個老奶奶在茅屋門口縫鞋底；一邊留神瞧着這兩小口子在鬧整扭。）最叫人難過的，就是現在什麼都不如從前了，你比從前更疏遠我了，在團體裏，你也很少來找我說話，瞧你剛才的樣子，人家心裏正不舒服想找你說兩句，你却愛理不理的，我真討厭你，恨死你。（走開去）

魯：你已經感到我在這裏對你的態度不同了麼？那奇怪我事先沒有跟你講明白，（走向她）那麼趁現在跟你解釋一下吧！（走到楊跟前，她却往人羣裏去，

給魯一個不理，魯見老奶奶正在他身邊圍着他，便不好意思的走到桌前，下意識的倒茶，但壺是空的。）

老奶奶： 喔，茶沒有了麼？先生，我跟你沖去。

（老奶奶正向魯走去，這邊農女們和女隊員們一邊說笑着，一邊搶在老奶奶之前到魯跟前。）

女隊員A：魯隊長，這些姊姊妹妹要我們上她們家裏玩兒去，我想趁此機會可以做些家庭訪問的工作，好麼？

魯： 好的，二十分鐘內歸隊。（向其他隊員們）同志們，現在大家可以隨便到鄉親家裏去談談，作二十分鐘的家庭訪問工作。

（於是在一片邀請聲中，隊員們被農民們熱情地拉拉扯扯的四散而下。）

老奶奶： （笑着到桌前來取了茶壺），你們倆位請坐一會兒，我去沖茶來。

魯： 不必了，麻煩您老人家是不敢當的。

老奶奶：那裏話，這算不了什麼的。（進茅屋裏去了）

魯：楊，我覺得我們倆在此地講話講得太多了，至少把工作給耽誤了，穿回頭回到團體裏我再找機會跟你解釋吧！不過請你不要有一絲一毫的誤會我，相反的，我是比從前更愛你了。楊，我請你去做點家庭訪問的工作吧。（欲走）

楊：（拉住他）魯德！

魯：（撒開她的手）放規矩點，男女長受不親！

楊：（又生氣了）你說吧，你怎麼還會比從前更愛我了呢？

魯：是的，從另一方面說，像你這樣一個在都市裏過慣了舒服生活的小姐，能够一天拋棄了那些物質上的享受，跟隨着她的愛人到戰區裏來担任這種艱難辛苦的宣傳工作，你說那個男的會不更愛那個女的麼？不過限於客觀環境的不允許，並且也不需要用一般的戀愛方式表示我更愛了你，甚至於像你所說的，還更不如從前哩！是的，楊，我覺得在抗戰愈趨艱苦的現在，實在不是要在

形式上表現我們相變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等到我們抗戰得到了勝利，那麼就是化費了我們大部份的時間來談戀愛，談什麼都是有興趣的，反過來說，要是抗戰不幸失敗了，國也亡了，那麼連做人都談不上，還有什麼勁兒來談戀愛呢？所以在眼前最好是什麼也不談，每個人，尤其是我們青年，應該把一切時間，一切精力和一切智慧都用在工作上來爭取這次抗戰的勝利，你說對不對，楊？

楊：

什麼也不談當然是可以的，但是你爲什麼要做到連碰你一下都認爲是男女授受不親的那樣封建呢？

魯：

這說來話又長了，你想，我們這一整年輕的男女混在一起到鄉下來工作，在鄉下人的眼睛裏看來已經是很奇怪的了，要是我們在行動上再不注意，那麼在他們封建的頭腦裏邊，就認爲我們是一羣不正當關係的下流人了，這樣，我們去處的是不是他們輕視了；我們怎麼還能在他們面前開展工作呢？所以我

們必須要在鄉下人的眼光裏表現出一個非常規矩的人，說話要老實要肯定，態度要誠懇，溫和，這樣才能獲得他們的相信，才能獲得我們工作的效果，像現在我跟你在這兒嘮嘮叨叨的談了半天，要是有人注意我們的話，不知道要誤會我們是什麼關係呢？

楊：什麼關係呀！別胡說。

（老奶奶提着茶壺出來，兩人碰杯，楊走開去。）

老奶奶：太太，才沖的熱茶，過來喝一杯。

楊：（只得敷衍）好，謝謝老奶奶。

（魯在一邊竊笑，楊生氣地瞪他一眼，走到茅屋門前的一隻破椅那邊坐下。）

老奶奶：（走到魯跟前來了，倒茶。）雖說是茶，可是我們鄉下用不起茶葉，煮水的

時候，在鍋裏備上一把綠豆，喝起來就有點清涼的味兒，太太，過來喝一杯

吧。

魯：（見楊不理）楊，老奶奶倒茶你喝。

楊：（勉強地）謝謝，我不渴，我不要喝。

魯：（見楊的態度不好，急迫着跟老奶奶說話。）老奶奶待我們真太好了。

老奶奶：那裏，連好茶都沒有得給你們喝。

魯：這就很不錯了，（喝一口）那清涼的味兒好得很，好喝極了。

老奶奶：（殷勤倒茶）好喝那你就多喝兩碗，真是你們太辛苦了，坐着多歇會兒吧！

（根寶氣憤憤的直向魯那兒奔來，小弟理屈似的跟着，可是根寶一到魯跟前，又怕羞地說不出話來了，要小弟上前去問。）

小弟：先生，這兒該怎麼辦的？

魯：你們最好是去問那位剛才教你們唱歌的女先生。

（小弟走上二步，也覺得不好意思的招呼根寶上前去問。）

老奶奶：傻孩子，對先生說話還怕什麼羞？再說這位女先生就是這位先生的太太，誰要看你這種男孩子的臭樣子。

根寶：（走到楊面前）先生，前面的一半我們都會唱了，可是從這兒的「嚶嚶隨」起，他總是跟得不對，不是搶得太快，就是拖得太慢了，先生，你教教他吧！
魯：（見楊無誠意）楊，你瞧他們多用功，別辜負了他們。

楊：你們先唱一遍給我聽，就從這裏唱起。

根寶：嚶嚶……

小弟：嚶……

根寶：你瞧你又搶了！

小弟：（不服地）你你……你……

楊：是你搶得快了一點，再試一遍，當心，要接得慢一點兒就對了。（向根寶）你唱。

根寶：

噯噯噯，

小弟：

噯……噯……

根寶：

笨蟲，接得太慢了。

楊：

（向小弟）你裝留意，當她剛要唱到噯噯噯的噯字的時候，你就接着唱你的了，懂嗎？

根寶：

我跟他說了一百遍了。

小弟：

先生，我心裏是懂的，可是……

楊：

我知道，讓我來跟你們想個法子……這樣，你一邊留心聽她唱，一邊想着你自己該在什麼時候唱，等我一拍了你的肩膀，你就立刻唱出來，保你不會錯，來，試試看，（說得有興趣起來了）——二——三——四——

（這方法果然靈驗，連下面那句『趕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哪噯』都唱對了，大家都高興得了不得。）

小弟：嘻嘻……會了，會了。

楊：好，現在你們自己去多練幾遍，回頭全唱會了，再來唱給我聽。

（根寶和小弟高興地走了，可是繞走了幾步，根寶就往男的，學着先生的方法試唱了一下，果然也靈驗，兩小口子笑着下去了。）

楊，到這邊來歇歇。

（楊走前來靠桌邊的長凳坐下）

老奶奶：你先生真福氣，聽你太太多能幹，會教人家唱歌，長得又漂亮，年紀還很輕，大概還沒滿二十歲吧？

魯：二十多了。（是有意要說得大些，但楊不解，而且討厭地瞪了他一眼。）
：多了一點兒，今年纔二十一歲吶！

老奶奶：呀！看起來還像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哩！你們成了親有幾年了？

魯：還個成親……既，成親有四五年了。

老奶奶：四五年了！（向楊）哦，太太，應該有二三個孩子了吧？

楊：（丟了一個白眼給魯）老奶奶，他們還沒有……（魯在老奶奶身後重重點頭

，並伸着一隻手指作表示）……我們還沒有二三個，還祇有一個孩子哩！

老奶奶：那麼孩子怎麼不靠在你身邊呢？喔！擱在家裏給孩子的媽勸帶着是不允？說句

笑話，奶奶帶孫兒可比親娘要疼些，那麼你們的家在那兒啦？

楊：（看了魯的暗示）我們沒有家了。

老奶奶：怎麼會沒有家了呢？真是，太太跟我說笑話了，一個人總得有個家的。

楊：（看了魯的表演）老奶奶，我們的家是給日本鬼子的飛機扔炸彈給炸沒了。

老奶奶：呀！是真的麼？

（大嬸兒上）

大嬸：奶奶在說些什麼？

老奶奶：啊呀！大嬸哪，你快來聽，他們好好的一家人，給日本鬼子的飛機扔炸彈給

炸了，多罪過呀！鬼子兵準是要遭天殺的。（向楊）那麼你們的孩子呢？你們的小寶貝呢？

（楊楞住了，無從答覆。）

魯：

楊，你瞧老奶奶多關心我們呀！

（魯暗示要楊哭）

楊：

（拿手帕把臉一遮，帶着哭聲說：）老奶奶，你去問那個孩子的爸爸吧！

（跑開）

老奶奶：

（向魯）真叫人急死了，你們的小寶貝到底怎麼樣了？

魯：

唉！奶奶……我們的孩子是死了，是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炸彈給炸死了！就

是在日本鬼子來轟炸我們家的那一天，我們的孩子正病得很厲害，我是在外邊做事的，白天總不在家裏，我妻子這時候正上街買藥去了，孩子躺在床裏，是我的媽在照顧着，誰知道鬼子的飛機來了，偏巧就落在我們的那

一帶，天哪，等我回到家裏，房子炸塌了，我媽和我的孩子就炸死在亂瓦堆裏了。

老奶奶：

（給說得傷心起來了）這真叫沒辦法，一家子會遭到這樣大的災難，別難過了，先生，你們老太太年紀大了，算是歸了西天了，太太您也別傷心了，說句笑話，死了一個孩子算不了什麼的，你們倆還年輕着哩！

魯：

老奶奶，人要是像平常一樣的病死了，也還沒有什麼，可是他們是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死的，可憐我媽跟我孩子的屍首還是在亂瓦堆裏挖出來的，血肉也糝糊了，身體也不全了，臨到把他們裝進棺材裏去的時候，我可憐的孩子還短一條大腿沒拉着哩！自己的親生骨肉慘到這般田地，誰叫我們倆不傷心麼？

（老奶奶和老魯在流淚了）

大媽：

你聽，老的小的犯了什麼天大的罪，要死得這麼慘呢？鬼子的炸彈是不長眼

睛的。

魯：

怎麼不長眼睛的，在日本子的飛機上，他們用了好幾千倍大的放大鏡在望，只要望見有中國老百姓的地方，他們就準對着扔下炸彈來，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就這樣白白的死在日本鬼子炸彈底下的已經有成千成萬個了，這成千成萬的中國老百姓犯了什麼罪要死得那麼慘呢？當見着你自己的親骨肉死得這樣的慘，簡直會叫你發瘋的，我的女人就天天瘋瘋癲癲的：『孩子呀，我要我的孩子呀！』這樣哭着鬧着問我要孩子，老奶奶，大嫂，你們跟我想想，她問我要孩子，那我去問誰要孩子呢？

老奶奶：

（激憤地）問日本鬼子要去！

魯：

對，奶奶說得對，我們要向日本鬼子去要，誰殺死我媽和我孩子的，我就問誰去要。可是我媽和我孩子是死了，是要不回來了，於是我就發了誓，一定要替我媽和孩子報仇，我要一百個日本鬼子的命來賠償我孩子的命，我要一

千個日本鬼子的命來賠償我媽媽的命！後來我就把這些話勸醒了我的老婆，勸醒了很多很多說我們家裏一樣遭到轟炸的人，現在我還要來告訴你們，不管你們的家裏有沒有給日本鬼子的飛機轟炸過，只要是個中國人，趁早大家團結起來像一家人似的，跟日本鬼子拚去，老奶奶，要是鬼子給咱們殺盡了，在我們算是報了一家子的仇，在你們就可以一家子安安全的過活了，再也不會日本鬼子來殺你們，燒你們，來搶你們的田地了！

老奶奶：

對，我們大家要像一家人似的。

魯：

不分你的田，我的地；也不管是你兒子的性命與緊，還要我爸爸媽媽的性命要緊，一個人的力量小，大家合起來，這力量可就大了，日本鬼子要是來的話，就讓全村的人衝上去跟他們拚一個死活！

老奶奶：

我要是拚死了，就是做鬼也得做個無常鬼去餓他們那些日本小鬼的魂來。

（王村長，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實人，同着隊員乙上，後面還跟着一兩個農

民，見着魯在說話，也就停着聽了。）

魯：

老奶奶，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日本鬼子現在離此地這村子已經只有六七十里路了，我看大家好像還沒有什麼打律似的，要是鬼子一下子打到你家大門來了，老奶奶你就打算怎麼辦呢？

老奶奶：

要是鬼子打來了，我就拿把菜刀來跟他們鬼子拚！

王村長：

什麼事情講得那樣有勁兒？

老奶奶：

哦，老頭兒你回來了，你剛才沒聽見這位先生說，他們的老太太和少爺都給日本鬼子的飛機扔炸彈炸死了，死得可真慘哪！

王村長：

唉，慘的事情怕就變輪到我們的頭上來了！

隊員乙：

老先生，這位就是我們的隊長。報告隊長，剛才我們在那邊茶館裏和幾個農下朋友在談話，這位老先生走過來聽了一會兒，便知道我們是個工作團體，就說要見見我們的隊長。

魯： 不知這先生為何尊教？

王村長： 你先生客氣了，先生是講學為廣，是有高深學問的人，兄弟正有許多事情想

請教隊長，口味得很，還沒有請教隊長的尊姓大名？

魯： 恕我先請教，老先生的姓是？——

王村長： 賤姓王，小字雲卿，在此地小村子上虛掛了一個村長的名號。

魯： 失敬失敬，原來就是王村長！

王村長： 此次費煙光臨小村，熱心宣傳，沒有好好招待，真是抱歉。請教是？——

魯： 小的姓魯名德。

王村長： 哦，魯隊長！請坐請坐。這位小姐是？——

魯： 敵隊的隊員楊小姐。

（楊欠身招呼）

王村長： 哦，楊小姐，請坐請坐，大家坐着。

(大家坐下)

老奶奶：

(湊上王村長的耳朵)不是小姐了，是這位魯先生的太太。

王村長：

什麼？是魯太太？哦，魯太太，失敬失敬！(魯和楊都站起回敬)請坐下！

(大家坐下)兩位都是爲國家奔走，實在令人欽佩之至！

楊：

(敷衍地)不過盡國民一份子的責任罷了，算不了什麼的。

王村長：

尤其最夫唱婦隨，更是難能可貴。(站起，大家跟着站起)請坐請坐。(大家

坐下)這位先生也請坐。

隊員乙：

不了，那邊茶館裏還有幾個朋友正等着我去談天哩！少陪了。(與農民下)

王村長：

(向老奶奶)老婆子快燒飯去吧，多燒點飯，多弄幾樣菜，我要請魯先生他們

在這兒吃飯。

魯：

王村長，我們不敢多打擾了。

王村長：

吃頓便飯，借個機會多談談。

老奶奶：別客氣嘞，魯先生，到咱們擲下來可沒有好東西給你們吃。……

王村長：快去吧，少嚕囉。

老奶奶：那麼老頭兒你就陪魯先生和魯太太坐一會兒。大嬸，你幫我殺雞去。

大嬸：好。（跟着老奶奶進屋子裏去）

楊：（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大嬸呀！（奔到大嬸同下）

大嬸：噯，魯太太，叫我幹什麼呀？

楊：沒什麼，（有所顧忌）……噯，我看你殺雞去。

老奶奶：呀！魯太太，還是外面坐一會兒吧，廚房裏髒得很。

楊：不要緊的。

老奶奶：真是，你們城裏人難道連殺雞都沒見過嗎？殺雞沒有什麼好看的，魯太太。

楊：（急了）好看的，老奶奶。（正欲耳語）

王村長：魯太太愛看殺雞，你就帶她去看，別這麼嚕囉。

老奶奶：好，那麼請魯太太晉殺雞去。

（楊搶先的進去了）

王村長：

（對魯一看，彼此就會心的笑了。）魯隊長，請喝茶。（倒茶）

魯：

謝謝，剛才我們一到貴村，就打算先來拜訪您王村長的，可是一打聽，說你不在村子裏。

王村長：

是的，我到前村去走了一趟，因為聽說有一位剛從火線上受傷下來的連長在前村歇着，我就燒了幾碟菜送去，一方面算是慰勞的意思，一方面想順便打聽打聽火線上的消息。

魯：

火線上有什麼消息呢？

王村長：

看情形是很吃緊，敵人大約就在這兩三天真有總攻高家莊的模樣，難怪前幾天駐在我們村子這一帶的後援部隊，全都開到高家莊補充去了。

魯：

高家莊離此地有多遠？

王村長：有六十里地。

魯：但是此地還不像有什麼打算似的，一旦鬼子打過來，這村子不是就白白地送給鬼子嗎？過去這村子裏有沒有什麼武力的組織？

王村長：有過的，從前爲了鬧土匪，這一帶村子裏都組織了保衛團，也有好些槍械子彈，但是後來土匪幾年不來了，保衛團也就無形的解散了。

魯：那麼那些槍械子彈呢？還在麼？

王村長：在的，有一年小村子裏有人拿了槍開下了人命案子，於是下村的秀才老爺就出了一個主意，把槍械子彈全都收起來藏在他家裏。

魯：那麼現在爲什麼不把保衛團恢復起來，改組成遊擊隊呢？日本鬼子到貴村子來，不見得比土匪客氣吧。

王村長：是啊！自從抗戰以來，我就那麼說過，我們雖然沒有甚麼大的力量來保衛國家，可是至少也得拚全力來保衛自己的家鄉，那時候我就上黨恢復保衛團，

而且要擴充保衛團，可是因為秀才老爺的反對，事情就沒成功。

魯： 怎麼，憑他一個人，反對事情就不成功了麼？

王村長： 唉，真是一言難盡，現在正是小村子十二分危急的時候，先生們連巧來做宣傳工作，實在是最好也沒有了，要是能先說服了大家，再說服了秀才老爺，事情就能一呼而成了。

魯： 王村長的見解很對，我們應當馬上恢復保衛團，改組成游擊隊，一方面可以嚴防漢奸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的軍隊作戰，剛才說到要是能先說服大家這一點，眼前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這一點我倒很有把握，至於那位秀才老爺，倒很想有見一次面和他談談的機會。

王村長： 容易得很，這我馬上去請他來共商大事，希望魯隊長回頭多多指教。

魯： 指教是不敢當，我當心量的貢獻意見。

（楊從茅屋出來）

王村長：（起身）好，那我少陪了，（見楊）哦，魯太太，請坐會兒歇歇。（下）

魯：（玩笑地）請坐會兒歇歇，我的太太。

楊：討厭，誰倒了霉才做你的太太。

魯：怎麼又生氣了？

楊：太太太太的，真給人叫得窘死了。

魯：幸虧他們認爲你是我的太太，要不然，他們就知道什麼愛人情人這一套文明詞兒，可不知道要誤會我們倆是什麼關係呢？

楊：倒了霉，做了你的太太還不算，還要我騙他們說那些家破人亡的話，你是騙得他們更厲害了，什麼可憐的孩子，臨把他裝到棺材裏去的時候還短條大腿沒着哩！——說得有趣有色的，虧你做得出。你還叫我哭哩！誰有死過孩子的經驗？誰知道死了孩子該怎麼哭的？叫人家對鄰人哭，說話要老實，態度要誠懇，而你自己呢？所用的工作手段全是欺騙。

我說這一點也不是欺騙，你想，在敵人的飛機那樣無情的轟炸下，多少父母的孩子給炸死了，有多少孩子的父母也給炸死了。你能說這些事實作爲宣傳的材料是不真實的麼？我和你不過是扮演了這一遭受到那種悲慘命運的人物來傳達這些事實罷了，使這些事實在老奶奶和大爺的心目中感到更真實，而對那些被炸死的人也發生了親切的感情。這依你說是欺騙，你來說却是藝術的手段，我可以說，剛才我他是演了一種很精彩的街頭劇，我們創造了老奶奶作爲主角這個街頭劇的主角，他給這個街頭劇寫下了一句極精彩的而作爲開幕的台詞，那就是——

（聽得漸漸有興味了）『要是老子打了來，我拿把菜刀跟他們拚！』是麼？是的，這不僅是一句極精彩的台詞，而是一個實際行動的預言，我相信這預言不久就將實現。我們所演出的，我們將親眼看到劇中這幕戲的實際效果。楊，你不必再演這幕戲比我們目前在舞臺上演這幕戲更有意義，更有趣味麼？

可是演這齣戲，事前沒辦法可準備，你瞧，這劇本給老媽媽問這個問那個的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可把我害死了。

是的，養成一個好的宣傳工作者，有時感覺要比養成一個舞台演員要難些，

一個好的宣傳工作者，要有膽識的，豐富的創造力，他可以隨時隨地佈置一個街頭劇的關係，要能隨時編會詞，臨時改變自己的情感，並且要有導演的才能，整個群眾的情感和行動，使他們能直接參加實際行動。這些你要是能夠先瞭解了，我想你剛才演的那個角色，一定會演得更好，而且收到更大的效果。

（自信地）下次有機會，我一定演得好。

是的，我相信你。這樣的才能的，我希望你能够在目前抗戰這樣需要我們知識青年出力的時候，努力來養成一個好的宣傳工作者。我保證你，我們的工作是一定會收到實際效果的，當你見到自己的工作收到實際效果的時候，

你會感到你自己的偉大！

楊：好，我答應你。

魯：有沒有決心？

楊：有。

魯：對工作不可厭倦。

楊：非但不厭倦而且還要更努力。

魯：這些答應我的話還要後悔麼？

楊：再也不後悔了。

魯：我相信你，楊，在這村子裏，我們還有許多更重大的工作要做，願你努力。

楊：你要幫助我。

（小弟和根寶的歌聲從遠處傳來，使得魯和楊聽着引起很大的興趣，接着小弟和根寶唱着上場，唱得很像樣子特來先生面前表現似的，此時農民們和

隊員們陸續地從四處和場上場，情緒至爲熱烈，楊站到斜坡上很興奮的指揮着場中，楊和隊員們拍手稱好，農民們也受籠着爲，高興非凡。）

根賈：先生再教我們唱一隻好麼？

（農民們齊和這意見）

魯：回頭再教你們唱歌，現在該講有人的畫，你們聽了。

（此時隊員們正把那幅抗戰形勢圖一圍來，農民們也擠着聲音的擁向畫前。）

魯：剛才這位高先生給你們講的打仗的事情，大家聽了懂不懂？

農民們：『懂了！』

魯：那麼我來問你們，我們這村子後面的那條長江在這地圖上的什麼地方？

農民們：『在那兒。』

『那不是麼？』

(大家搶着舉指)

魯： 大家都知道，很好，小妹妹你來指給我看。

(十五歲的一個小姑娘在地圖上找了一下給指着了)

魯： 對了，那麼我們這個村子在這地圖上的什麼地方呢？

(小姑娘又指對了)

魯： 我再問你，日本鬼子現在在前面打，會不會打到我們這村子裏來呢？

小姑娘： 會的，剛才這位先生說，日本鬼子快要打到我們這個村子裏來了，現在打仗

的地方好比這村子的大門，要是大門給打破了，我們這村子也就難保了。

魯： 那麼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小姑娘： 我們……我們現在該看有人的畫了！

農民們： 『對了，我們該看有人的畫了！』

魯： 好，給你們看有人的畫。

（翻開一張畫來，大家驚嚇而退。）

魯：

你們大家看這張畫上畫的是些什麼？一個男子拖着一個女子要進屋子裏去，一個鬼子用槍刺對着一個男人，我想大家一看便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但是大家不要以為這張畫是我們畫着好玩的，畫上面的人都是警察想出來的，不，這是一件真正實在的事情，有頭有尾，有地名，有人名，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這兩個日本鬼子怎麼會到這村子裏來的，來了以後又怎麼樣了，是不是？

農民們：

『是的，我們要曉得。』

魯：

好，現在我請剛才教你們唱歌的女先生來講給你們聽。（農民們表示歡迎）

楊，你來講好麼？

楊：

（站畫前）現在我來講這張畫上的故事給你們聽：這張畫上的那個男人是姓李，名字叫永生，他有一個老婆，長得又年輕又漂亮，而且是非常能幹的，

佛佛已經有一個白白胖胖的還沒有滿一歲的小娃娃了。他們的家是在李家村，李家村就在我們前面相距有一百二十里地光景，也像我們這村子一樣，是聚族而居。江榮於一九三一年從日本鬼子在二個月前搶李家村搶了去之後，鬼子們就常常到李家村來搶壯丁抓女人，於是李家村全村的人就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的。有一天，正是天昏的時候了，天西邊兒常打着閃，還輕輕的響着雷，雷聲響着響着雨嘩嘩的，李永生和他老婆倆正在門口收拾東西，小孩兒在娘懷裏哭鬧得很熱鬧！誰知道這時突然從鬼子後面來了兩個日本鬼子，看，就是這兩個，等到李永生夫婦倆回頭看見哪，這兩個鬼子可已經在眼前了，要躲也沒法躲了。你們可知道這兩個日本鬼子怎麼會到這村子裏來的？他們是奉了他們司令部的命令到碼頭上去搬一件很笨重的東西的，從司令部到碼頭是必須要經過李家村的，這兩個鬼子就想：我們爲什麼不在李家村來抓兩個中國老百姓去替我們搬呢？我們還可以找兩個中國老姑娘來玩兒玩

兒，所以這兩個鬼子便偷偷地走到李家村來了，偏巧不巧，李永生和他老婆就給捉住了，於是兩個鬼子守着李永生，另外一個鬼子就拖着李永生的老婆要往見子山去槍場呢。你們大家想一想，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怎麼什麼要做日本鬼子的牛馬，給他做個奴才呢？我們中國的女人，憑什麼比妓女呢？如果要到那些野獸般的日子也子隨他槍場呢？我問問你們，鬼子要捉到你們的時候，你們願意不願意？

農民們：『不願意！』

楊：『對！你們不願意的，你們再看着這費費吧！李永生非了憤怒的要他死去，

想從日本鬼子的手裏奪回他的老婆來，可是一個鬼子的手已經抓住了，只能開一槍而望着他的老婆給鬼子這樣死命的攬着，也只能眼睜睜的望着他的孩子在那裏重這死命的哭着。你們也聽李永生的老婆又怎麼樣？她也是用盡了最後的一點氣力想從鬼子的手裏掙扎出來，並且她還張了嘴在那裏叫喊，

是的，她要叫喊，表示她死也不願意，她要叫喊，表示她要掙扎，要反抗，她更要大聲的叫喊，好聲成千成萬。可憐她的同情她的同鄉姊妹父老兄弟聽到了好來幫她一手救救她呀！我問你們，要是你的媽，你的姊姊妹妹，你的老婆，你的女兒給日本鬼子的手抓住了，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你勸也給日本鬼子的手抓住了，你們都會發出像她那樣叫喊的。大家想一想，那樣叫喊的聲音，該是多麼的悽慘，多麼的可怕呀！聽着了就像一陣陰風裏的由哭一樣會吹進你體的骨髓裏去的。

——傳來一聲女人的慘叫。

——嘈雜，（幾女們急叫，人和其下。）

——畫面活化：

昏暗的天色，對岸閃着電，雷輕輕地響着，李水生的老婆叫喊着掙扎了鬼子的手衝向李永生，李永生也劈開了鬼子的槍刺衝向他的老婆，兩人便緊緊

的抱住了，小孩兒在他們倆的懷中間啼哭，兩個鬼子急來拉開他們，永生把孩子搶過來抱着，鬼子A便用手槍逼着永生老婆要進屋子裏去，永生老婆個強地掙扎，鬼子A表示要用槍打死她丈夫和孩子，永生老婆才忍着痛苦給推進屋裏去。鬼子A從懷裏掏出酒瓶，喝了一大口，把酒瓶擲給鬼子B便笑着進屋裏去了。鬼子B在門口踱步守望，不時的到窗口去張望，色情地不能自主，他喝酒唱歌的，小孩兒這時又哭了，鬼子B表示討厭便跑來舉起拳頭要打孩子，忽然聽到屋子裏邊傳來了鬼子A的狂笑聲，鬼子B急跑到窗口去張望，惶惶的一股勁兒沒處發洩，聽到小孩兒的哭聲，便怒不可遏的奪下孩子回地上一扔——

——閃電，

鬼子正舉槍欲刺，

——霹靂一聲響雷，

鬼子B嚇得直抖擻，望了望天，急到門口高呼鬼子A的名字。永生趁此時即抱起孩子躲到一邊去了。鬼子A抓着手槍慌張地從屋子裏奔出來，衣服的紐子都解開着，鬼子B告訴他天快要下雨了，快上碼頭去搬東西吧，鬼子A聽了疑惑，鬼子B只讓鬼子A說，開頭搬了東西回來，在此地再作休息，警察也與那個女人談一下，鬼子A笑着表示同意。

鬼子A：
(向屋裏)支那婆子，出來！(永生老婆呆呆地走出來，神經有些錯亂了)
你的男人跟我回去搬東西，回來的時候，我們要在你家裏歇歇，你要跟他好好，懂的不懂的？

(鬼子B嘻嘻地笑着，永生老婆低着頭不言語，鬼子B又想起了什麼)
鬼子A說了，意思是回來的時候，要是她跑了怎麼辦？)

鬼子A：
(點頭，想了一想，對永生老婆。)支那婆子，我們回來的時候，要是你跑了，我們就殺死你的男人。

(男子相聲大笑)

鬼子A：(對永生)去那豬，去，去！

(永生痛苦地走向女，把孩子交給了他的老婆，似乎正想說幾句話安慰她，可是鬼子B就來攔住了他們。)

鬼子B：快快的去，去那豬！

(鬼子B摸了一下永生老婆的臉，咳笑着，搖永生下，鬼子A也得意地下。)

永生老婆：(半嚇半拍地跑來，瘋狂地大笑，說)的聲也穩了。)好，你們這兩個鬼子來吧，我還有什麼話，我死後你們替了口！——我什麼也不顧了，命我不要了，丈夫我不要了，這心肝的寶貝我都不要了，孩子，殺了你，免得你娘麻煩。(舉起孩子，像向江邊扔孩子腳下去——)

——霹靂一聲響。(這雷聲把她嚇住了，把孩子緊抱在懷裏，從堤岸上

倒退着下來，跌在地上。）

天哪，你要我怎麼辦呢？——我沒有錯，爲了孩子，也爲了丈夫，我已經忍受了，難道你還要我忍受麼？孩子長大起來會罵他的娘的。——（堅決地）是的，我爲了孩子，爲了丈夫我有勇氣來忍受，我爲什麼沒有勇氣來殺死那兩個日本鬼子呢？我沒有錯，天哪，你打雷是給我勇氣的吧？要是給我勇氣的話，你就打吧——

（雷聲連續轟擊着，女傭起一隻手，顛抖地用舌勁兒向正在啼哭的孩子的喉口，孩子慘叫了一聲便沒有聲息了，這時候台後傳來「支那豬，快快的走！」鬼子們的呼喝。）

來的正是時候！

（永生老婆急奔上江邊把孩子扔到江裏去了，雷響着，鬼子A一邊隨着一邊奔上，永生老婆回頭一看，即往屋裏奔，鬼子A便一直追進屋裏去。）

——又是一聲霹靂。

（鬼子在屋內慘叫一聲，抱頭竄出，倒在地下爬起不來了，永生老婆舉着一把血淋淋的斧頭衝出來，望着死了的鬼子A狂笑，這邊鬼子B原是押着永生背了一件笨重的木箱上場，見鬼子A被殺，懼怕地急舉槍要向永生老婆射擊，永生趁勢上前，從後面奪下他的槍，把鬼子B已嚇得逃下去了，永生就對着瞄準，顛顛射擊，永生老婆此時正瘋瘋癲癲的亂舞着斧頭，嘴裏喃喃地說着：「殺了一個，還有一個，殺了一個，還有一個……」——聽到槍聲，便看準了李永生，舉起斧頭，要想砍過來——）

永生老婆：（怒，恨，殺氣騰騰地。）你開槍？你開吧，老娘就是中了槍也會殺了你，做了鬼也不會放過你的！——

永生：（永生老婆便一斧頭砍過去，永生急閃開，丟了槍。——）你怎麼啦，你醒一醒吧！

永生老婆：你醒醒吧，你真爲我優待是好欺侮的麼？看準你老娘的命，躲得了的你敢躲吧！

（又是一斧頭朝永生砍過來，永生迎上去，抓着他老婆的兩手，互相爭奪。）

永生：是我，我是永生呀！

永生老婆：是你，你這們可活日子呀！

（永生擋不住他老婆的那股瘋狂的勁兒，被掙脫了，再想衝上去整，却一斧頭給砍中了胸口。）

永生：是我……（倒在他老婆的身前）

（雷聲遠了，電也輕輕地閃着。）

永生老婆：（微笑，疲乏不堪，漸漸地想起她的孩子了，斧頭從手中落地。）孩子，孩子，我的孩子呀！

(永生老婆哭喊着，跑到堤岸上去了，望着江面，她淒慘地呼喚着她的孩子。)

——光漸漸暗黑，

——暗轉，

——恢復靜謐的場面，農民們聽了這故事，靜寂地在嘆息，女人們在輕輕地嗚咽。

柳：
(望了大家一會兒) 李永生一家子遇到這樣的結局，是够淒慘的了，我思大家的心理一定很爲他們難過。但是難道又有什麼用呢？我們應該拿自己來說身處境的想一想，要是我們這個村子也像李家村那樣的被鬼子奪了去，我們怕也會受到像李永生一家子所受到的那樣淒慘的結局吧！

●：
(張秀才慢步走過，王甘長裹隨在後，在人羣後面耳聽講。)
你們不要只爲日本鬼子是不會到這兒來的，從前此地一帶村子裏，都有八軍

駐守着，鬼子不敢往這邊打過來，可是現在，此地的軍隊都開到高家莊補充去了，你們老百姓又是沒有抵抗能力的，要是沒有漢奸去報告的話，那麼日本鬼子一定會不朝高家莊打而朝我們這邊打來了，那麼我們這一邊的前線要是犧牲太大而又沒有補充，那多危險呀！前線一潰，我們這個村子也就變成第二個李家村了。

（農民們開始騷擾）

年老的農民：先生，大軍要開跑，我們也沒法子留住他們，接防軍不開來我們又上那兒去拖呢？還有沒辦法的事叫我們怎麼辦呢？

魯：辦法是有的，就是看你們要不要那辦法？

農民們：「怎麼辦？怎麼辦？」

魯：馬上把你們自己從前日保衛團恢復起來，平組成游擊隊，日本鬼子來了就跟他們拚。

（農民們竟出人意外的沒有好的反應，彼此相驚訝，間或有露恐懼之色的，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於是秀才老爺在這邊像獲得了勝利似的放聲大笑，農民們歸到笑聲，急轉過身來，一見秀才老爺，有人便向大眾傳告：「秀才老爺來了！」大家便嘩然然聲的望着秀才老爺的笑。）

秀才老爺：（笑着，含着詼諧的笑聲，向這邊吐了一口痰）年紀輕，說話太容易了，要你們組織什麼游擊隊去幹，這不是要他們去送死麼？誰都愛惜自己性命的，所以你們組織什麼游擊隊，就沒有人來答應了。

王村長：（向前，直視着王村長的村長，還是前邊的一名秀才呢！（向秀才老爺）

老爺，這就就是他村長的村長，姓魯，魯村長。

秀才老爺：（向誰什麼，張家村是王家村幹了什麼事情，自有姓王的跟姓張的出來管，用不着魯隊長他們來費神了）

王村長：魯隊長他們都是有學問的人，可以幫我們出出主意什麼的，你看他們這樣吃

苦耐勞的來我們這兒，也是好意的關心我們啊！

秀才老爺：我們的田地，我們的家，還有我們的祖墳都在此地，不見得會比魯隊長不關心些。魯隊長年紀輕，火氣旺，出的主意一定不顧前思後的，萬一闖下了大禍，他一走了事，吃苦倒難的還是你姓王的跟我姓張的！

魯：張村長，先請你不要把我們當作外人看待，我們到魯村一帶來做點宣傳工作，總還算是一片好意，至於在工作上是有什麼失當的地方，還請年長的張村長和王村長兩位多多的指教。剛才張村長的意思，好像對於組織游擊隊似乎不大贊成似的，……：

秀才老爺：（搶着說）什麼？呸，不贊成組織游擊隊的不僅是我，剛才有誰贊成過的？唔？（向農民們這麼瞧了一瞥，農民中間有胆小的竟嚇得倒退二步，這又給秀才老爺一個勝利的笑。）可見得誰都不贊成。

魯：組織不組織游擊隊都可真的，不過日本鬼子已經離此地祇有六七十里路了，

我想您不會不知道吧？

秀才老爺：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何況這區區的六七十里路，我當然知道。

魯：

可是此地還像跟平常一樣，什麼打算也沒有，什麼辦法也沒有，這怎麼行呢？要不組織游擊隊是可以的，不過我倒要領教領教你這位秀才老爺的辦法。

秀才老爺：我的辦法——是用不着隊長來煩心的，做起事也用不着隊長來幫助，你們

在此地假若工作已經完畢，不妨到舍下去吃頓便飯，我派幾個人送你們回城裏去，城裏離此地也有六七十里路，遠得很吶，要回去還是請早吧！

王村長：

老弟，我邀你來的意思，是想大家在一起商量商量辦法的，現在你老弟的話，顯然是不大贊成魯隊長的辦法，那麼我們就不必再談吧，老弟要是有事的話，那麼就請便好了，魯隊長他們由我來招待，晚飯我已經預備好了。

農民甲：

對了，就在王村長家裏吃飯好了。

農民乙：

要回城去我來送。

小弟：到城去太晚了，就耽擱在我家裏好了。

（農民們都殷勤地挽留隊員們）

秀才老爺：怎麼？你們真的想要留他們吃飯，還留他們住夜麼？真大膽！要是日本兵到了此地，準會有人告發他們，這村子裏有別處洋學堂裏的洋學生教你們打軍洋。我告訴你們，日本兵對我們中國人百倍的壞，最恨的就是洋學堂裏的洋學生來宣傳什麼抗日，什麼組織自衛團，游擊隊，所以凡是看洋學生到過的地方，他們一見着這些村子，一村子的人全給殺了，（對王村長）你老兄要這樣做，可以，不過你得幫助我，我的村子和你的村子相距僅二三百步，要是害了你的領事，那我可不能顧。

（農民們擾亂起來了）

魯：

（站堤岸高處）我問明諸位，諸位是恨我們呢，還是恨孫奸，漢奸會告訴他們的日本皇軍說，這村子一帶的軍官已經開跑了，一個中國兵也都沒有，

洋學堂裏的洋學生來叫他們組織游擊隊，可是誰破壞了他們沒讓他們組織成功，所以此地的老百姓是一點抵抗力量也沒有，你們日本皇軍快快打過來吧！我告訴你們，叫日本鬼子打過來，殺你們，搶你們的土地，強姦你們老婆姊妹的是漢奸，而我們是來叫大家組織游擊隊打日本鬼子的，要是每一個村莊都組織了游擊隊，都打算跟日本鬼子拚，那麼日本鬼子知道了我們中國老百姓的厲害，他還敢來麼，所以大家想一想，你們應該恨我們呢還是恨漢奸？

農民們：

「恨漢奸！」

「我們要打死漢奸！」

「打死漢奸！」

秀才老爺：住口，姓魯的，你能說咱們這村子裏真有漢奸麼？

魯：

在魯賢明的秀才老爺的教管之下，當然不會有漢奸的，不過要是有的話，不

管是誰，就像剛才請位叔伯兄弟們說的，我們最要打死那個漢奸！

秀才老爺：照你『我』說話的態度，好像……

打過來的，是我……

小三：

（霍達是金慶四在上）不付了，日本鬼子打過來了！日本鬼子打過來了！……

秀才老爺：（一把抓住小三）小三，你說什麼？

（大家驚慌地圍着小三）

小三：

日本鬼子打過來了，秀才老爺！

秀才老爺：小三，你說的是真是假？

小三：

是的，秀才老爺，日本鬼子打過來了，他們中國軍隊已經退了

下幾里路，看樣子還是擋不住，日本鬼子馬上要打到我們這村子裏來了！

（農民們大搖擺，有些剛強勇敢的說：『來了，我們就跟鬼子拚！』）

的，慌張地嚷着，叫喊着四處亂逃。魯及隊員們極力鎮壓他們。）

魯：不要逃，不要慌，我們來想辦法……

秀才老爺：（着急）怎麼來得那麼快呀！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魯：來得及的。

秀才老爺：怎麼？還來得及麼？哦！那麼我們馬上組織起來吧，魯長，魯多幫幫忙出

出主意吧！

王財長：對了，我們把全村子都交給你……

魯：那麼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把存槍的地方找出來……

王財長：對，我們拿槍去……

秀才老爺：慢！魯長，怎麼這要用槍去……

魯：那麼空着兩隻手等他們鬼子來麼？

秀才老爺：拿了槍械不是一他個當作游擊……麼？

魯：那你說的組織什麼？

秀老爺：我說是組織維持會啊！

（激起了農民們的憤怒）

王村長：老弟，你怎麼到現在還是這麼糊塗，你真想做漢奸麼？魯先生，讓我來看住他，這村子的事情，你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魯：現在先不要慌亂，日本鬼子雖然已經朝我們這邊打過來了，可是還有五六十里路，就是我們中國的軍隊一面抵抗一面退却，也還有好幾哩！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逃嗎？逃到那裏去？種田的離開了你們自己的田地能活命嗎？自己的田地丟了，白白地送給日本鬼子你們甘心嗎？這田地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我們還要留給我們的子孫的，我們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要靠着這田地活命的，有了田地就有命，沒有田地就沒有命，所以我們應該拚了我們的性命來保衛我們的田地！

農民們：『對，我們要拚了命保衛我們的田地！』

秀才老爺：胡鬧！姓胡的，你這不是要害此村子裏的人全去送死麼？

魯：我雖然不姓張，也不姓王，可是姓張的叫你們大家去送死，我自己不姓張，種，只要大家不決心幹，我們這幾個小兄弟小姊妹就留在這村子裏跟你們一起幹。

陸良們：『我們跟大家一起幹！』

『我們願和大家死在一起！』

陸良們：（向大家）你們看，這些先生們能管我們死，難道我們自己是死種嗎？

魯：『不是死種，是死種的活種！』

『我們要跟張子拚！』

魯：要組織游擊隊跟張子拚，那麼立刻就得去把張村長家裏的槍械子彈拿出來。

農民甲：對了，秀才老爺，我們要上你家裏去拿槍械子彈。

秀才老爺：我不答應。

農民乙：是我們大家湊錢買的，現在我們又拿來自己用了。

農民丙：難道捆在你家裏等兒子去取來嗎？白癡？

秀才老爺：我不答應，看你們怎麼辦？

小三：『管你答應不答應，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自己拿去！』

農民們：『對，我們拿槍去！』

（大家興奮地高聲叫喊，又對着敵人的院子衝了過來。）

小三：不好了，敗兵來了，敗兵來了！

（大家從迷霧中驚醒了，突然又不知所措，亂陣腳的。）

農民們：『啊呀，敗兵來了！』

『怎麼辦呢？』

王村長：別胡說，什麼是敗兵，人家在前綫這樣的拚命，下來也許是休息休息的，我

們中國就沒有敗兵。

（前線下來的一個連長和一個士兵，雖然是風塵滿面，精神却很好，士兵扛着一挺輕機關槍，他們倆從容地登場。）

秀才老爺：（一看見便嚇壞了）哎呀！敗兵，果然是敗兵……：

連長：（冷冷地瞧他一眼）你說誰是敗兵？（秀才老爺退到一邊去了，）大家不要怕，我們是來保護你們的，日本鬼子還遠得很呢！

魯：同志，請問前線的情形怎麼樣？

連長：我們也不大清楚，我們是從前線退下來休息的，弟兄們全都在村子門口，我們倆先進來看看這村子裏有沒有他媽的漢奸？

秀才老爺：怎麼？你說誰是漢奸？

連長：（打量了他一下）我看你倒有點兒像。

秀才老爺：（低聲地……）呢，這，這就叫做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你說我是什麼？（急下）

魯：王村長，請你馬上派兩個人跟着他，有什麼嫌疑就逮住他。

王村長：好的。

（有二個農民自告奮勇的要去，王村長答應了。）

連長：（向剛才來的那一邊）弟兄們，就在這裏休息一下吧！

農民們：（都望着那一邊）「人不少呀，大約有七八十。」

「還有槍子彈。」

「還有幾個傷兵。」

魯：同志，最前綫離此地有多少里？

連長：五十多里。

魯：敵人的兵力怎麼樣？

連長：敵人原是總攻高家莊的，不過大概他們知道這邊的補充部隊全開到高家莊那

面去了，這面很空虛，使用一小部份的兵力來攻這邊，論兵力的確要比我們

強一點。

魯： 那麼我們還在抵抗麼？

連長： 爲什麼不抵抗？

魯： 同志，我可以冒昧的問一聲你們來這村子的任務麼？

連長： 你們是爲個麼仗事的？

魯： 我們是從後方來的宣傳團體，在此地一帶鄉村裏做工作。

（行禮，握手）既然如此，那好極了，我們正需要各位同志的幫助，現在就

剩我們這一道人了，我爲這兒一帶來佈置新陣地的，因爲戰略上的關係，我們在必要時，得退到這兒來服敵人作最後的決死戰，此地在地形上是有利於我們防守的，祇可惜沒有後援部隊的補充，怕我們在這兒也支持不了多少時候，唯一的希望，就是這一帶的老百姓能够跟我們合作，那麼我們的效力有時候要比正式的補充部隊還要大哩！

魯：這可巧極了，這兒的老百姓已經堅決地表示了爲了保衛鄉土，要限日本鬼子拚，現在正打緊武裝組織了起來，到時候你這部隊取得聯絡。

士兵：他們老百姓拿什麼去拚？

魯：這是一帶村子，從前都有過保衛團的組織，馬上恢復起來改爲游擊隊，就憑這兒土產村和粟田村兩個村子，合起來至少也有三百人，有槍有子彈，並且開過廣大的村子，我們差不多都跟他們組織好了，祇要有一個村子一發動，各村子全都會來響應的。

士兵：連長，你聽見麼？三百人有槍有子彈，還有各村百老姓的響應，我像媽的，這一下子可讓日本鬼子沒法得了一個，都請他們回老家去。

魯：我相信有了你們來領導作戰，指揮作戰，那他們一定更有作戰的能力了。喂，連長，你怎麼不開口啊！

連長：別吵，我正在想一個戰術。

士兵：戰術？

連長：現在此地有人有槍有子彈，那事情就好辦了，我們就守在此地等鬼子衝過來好了。

士兵：這也算戰術，那應當參謀也太容易了。

連長：急什麼，我的戰術還沒有講出來呢，現在最要緊的是在此地築起一個隱蔽

的防禦工事，這挺機關槍架在這山上面，所有的步槍一律排開，子彈可要預備得充足些，一方面我們馬上派人去前線報告敵軍三個連隊的弟兄們，要他們裝作一敗塗地的潰下來，引敵人追擊，我們等到自己的弟兄退還村子來，退還的就躲在防禦工事的下面。敵人原知道這村子一帶是沒有援軍的，一定是毫無顧忌的衝進來，好，讓鬼子衝進來吧，等到我們看清楚了鬼子的臉，我就抓起這挺機關槍來遠遠遠遠的掃，步槍這時候也跟着齊響起來，最出色的就是我們已經派了一支迂迴到敵人後面去的生力軍，這時候也殺了

出來，這樣保管把鬼子夾在中間殺得它媽的一個也不留。我這個戰術就叫做誘敵深入戰，你們這個村莊就好比第二個台兒莊了。

（大家都聽得興奮極了）

連長：好，咱們就幹起來吧，越得標，你就到弟兄們那裏去把我這個戰術講給他們聽，他們就擔任迂迴到敵人後方作夾擊敵人的任務，再到前面去帶那些槍屢退却的弟兄，等到天一黑，馬上裝作一敗塗地的退到這村子裏來。

士兵：是。

連長：這些輕機關槍就留着誰我來抓，快去。

士兵：是。（下）

連長：（向魯）喂，你……：……哦，我還沒有請教你貴姓呢？

魯：敝姓魯。

連長：那麼魯同志，你馬上派人到附近各村子去，通知老百姓準備警覺。

魯：是，老張，你到郝家寨一帶去，小高，你到陸家村永定溝一帶去，你到楊樓半面坡去，通知他們一齊準備，聽得此地有動靜，馬上就來響應。

（三個黨員各自去了）

連長：

現在大家請聽我的話，我們當過保衛團的舉起手來，（農民們年輕力壯的都應着『我當過』，我也是的『的舉起手來』）你們有跟土匪打過仗的麼？（『打過的』）好，那麼當過保衛團的快去把槍械子彈拿出來，回頭幫着我們打日子。（『好！』）沒有當過保衛團的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一起來此地築一個防禦工事，使我們變得結實。（『好！』）小妹妹們快回家煮飯燒水，邊燒邊長好兒鬼休息一下。（『好！』）現在各人做各人的事情去！

魯：

楊，唱起來！

楊：

我們一面做事情，一面唱『軍民合作』的歌！——二——三——四——

（大家唱起歌來，興奮的各自下去了，楊留在台上呆住了。）

魯：

楊，（趨前）你呆，幹什麼？

楊：

我太興奮了，我的血都快從我的血管裏爆裂出來了！

魯：

傻孩子，快去招呼傷兵同志去。

（楊往一邊下去。這時，農民們有拿着鋤頭來掘地的，有提了沙袋來掘地的，有的，連瓦和磚在招呼他們怎樣築工事，接着有扶了傷兵上來在股溝裏挖，有送茶飯的，許多農民揚着槍械子彈也來了，大家的情緒正是熱烈極了，這時候天色漸漸地昏暗，歌聲也漸漸地幽靜了，一會兒一鉤月昇起，月光中顯出防禦工事已經建築成了。）

連長：

時候到了，鳥子快要來了，拿槍的快到我這邊來，老的小的女的，快跑到後邊去躲起來。

老的小的女的：『我們不要躲！』

連長：

唉，這不是好玩兒的。

老的小的去的：「我們死要死在一起！」

連長：大家擠在一起，容易給敵人發覺的，若是敵人不衝進村子來，集中的火力向

我們這兒打，那我們不是要作無謂的犧牲了麼？現在這樣，分一半到東邊山頭上去，分一半到西邊山頭上去，等到鬼子衝進村子裏來，我們這兒槍聲響了，你們兩邊都叫喊叫喊的虛張聲勢，嚇唬嚇唬日本鬼子，快去，快去。

（老的小的女的高興地分兩邊散開了。老奶奶拿了菜刀從茅屋裏出來。）

老奶奶：鬼子還沒有來呀！

魯：（抓住老奶奶的手）老奶奶你真的？

老奶奶：怎麼不真，我說得到就做得，要是鬼子打來了，我就拿這把菜刀跟他拚！

連長：老奶奶別說廢話了，快蹬到這邊來，要是有漏進來的鬼子你就請他吃一刀。

老奶奶：好的。（蹬在連長的身邊）

連長：大家不要隨便開槍，過來的先是咱們自己的人，後面追上來的才是敵人，敵

人後面的又是咱們自己的人，我們要看準了是敵人才開槍。

——『噓……』（一顆子彈飛過來了）。

連長：

不要作聲，鬼子的子彈已經飛來了。

（大家屏着氣息，就聽到有雜亂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連長：

這是咱們自己的弟兄退下來了。（大家都站起來觀望）蹙下來，預備！……

好像伙，趙得標跑得真快。（大家又要站起來觀望）蹙下來！瞄準！咱們自己的人全進了村子了。（向外）弟兄們！兩邊散開！隱蔽起來！瞄準敵人射擊！

（趙得標奔到工事前）趙得標蹙下！

（趙得標蹙蹙下，機關槍即射擊，步槍也跟着響起來了，吶喊聲從遠處傳來。）

連長：

停止！（槍聲停）只剩一個鬼子了，像發了瘋似的，讓他衝進來吧！

（一個日本鬼子揚着一面日本旗叫喊着衝了過來，把旗插在工事上，跳上

工事，老奶奶舉刀欲試，鬼子一嚇，返身欲退，趙得標即站起，一拳把他打進裏邊來，大家立刻圍着他打死了，這時候老的小的女的全都回來了，大家樂極了。）

王村長：

（拔起日本旗子）瞧這面鬼子旗，能不能一輩子插在我們的土地上！（憤恨地把旗子扔出工事外面去。）

（大家歡呼，處處傳來鑼聲和叫喊聲。）

魯：

聽，各村莊來響應我們了，我們的隊伍是愈打愈多了。

連長：

諸位，剛才我們所消滅的，僅是二百多個敵人的尖兵部隊，現在我們的力量更大了，我們可以消滅更多的敵人去，我們要衝上去呀！

農民們：

『衝上去呀！』（像獅子的吼聲似的）

魯：

高舉起我們的國旗，大家整了隊前進吧！各村的老百姓在前面等着我們去集

合了！

（唱起游擊隊歌，大家整了隊伍隨了國旗踏過工事向前推進了。）

楊：

（把魯拉到台口，高興地）魯，意想不到我們離開了都市，却在農村裏更有

量的活着了！

魯：

是麼？快擠到隊伍裏去，別給隊伍丟了你。

（兩人相對一笑，擠進隊伍去了。）

雄壯的歌聲。

——前進着的強壯的隊伍。

——鋼聲愈來愈響，愈來愈多了。

附

曲

mf		>>>
6 <u>2 6</u> 5 <u>2 2 2</u> 1	6 6 5	6 1 6 6 5 6
幹! 噯唷噠! 趕不走哪	>	鬼子 心不甘哪噯 噠
6 0 <u>2 6</u> 5	>	>>
幹! 噯唷噠!	>	2 2 2 1 6 6 5 6 1 6 6 5
		趕不走哪鬼子 心不甘哪噯

2 2 2 1 6 6 5	>>	>	>
6 1 2 2 1	2	2 6	5 0
趕不走那鬼子	>	心不甘哪噯	噠! 噯唷! 噠!
0	>	>>>	
2 2 2 1 6 6 5	6 1	2 2 1 2 2 6 5	5 3
噠,	>	趕不走那鬼子	心不甘哪噯噠, 噯唷噠噯

2 2 2 1 6 6 5	6	— • •
6 1 6 6 5	>	噠。
趕不走那鬼子	>	噠。
>	>	>
6	>	6 6 5 6 — •
2 2 2 1 6 6 5	6 1	>
噠,	>	趕不走那鬼子 心不甘哪 噠。

G調 4/4

游擊隊歌

賀綠汀作

5 5 1 1 2 2 3 2 2	3 1 2 1 7 6 7 5 5 5
我們 都是神槍手，每一顆 那怕 日本強盜凶，我們的	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我們 兄弟打起仗來真英勇，那怕
1 1 2 3 4 5 5 6	5 3 3 2 4 3 0 5
都是 飛行 軍，那怕那 敵人 槍砲 狠，找不到	山 高 水 又 深； 在 我 們 的 蹤 和 影； 讓
1 1 2 2 3 2 3 4	3 1 2 1 7 6 7 6 5 5 5
密密的樹林裏，到處都 敵人 亂衝撞，我們的	安排同志們的宿營地，在 陣地建在敵人側後方，敵人
1 1 1 2 3 4 5 2 3 4	3 1 2 7 1 — 3 3 3 2 2 2
高高的山崗上，有我們 無數的好兄弟； 戰線愈延 長，我們的 隊伍 愈擴張；	沒有吃，沒有穿， 不分窮，不分富，
3 2 8 2 1 7 6 5 3 3 3 6 6 6 2 2 2 3 非15 . 5 5	
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砲，敵人給我們造； 四萬萬同胞齊武裝，不論黨，不論派，大家都來抵抗；	我們 我們
1 1 2 2 3 2 3 4 3 1 2 1 7 6 7 6 5 5 5	
生長在這裏，每一寸 愈打愈堅強，日本的	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無論 強盜自己走向滅亡；看
1 1 1 2 3 4 5 2 3 4 3 1 2 7 1 0	
誰要強佔去，我們就 最後的勝利日；世界的	和他拚到底！ 和平現曙光！

